

落华生

新探

LUOHUASHENGXINTAN

王 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落华生新探

LUOHUASHENGXINTAN

王 盛 著

I206.6
187

责任编辑 杨金荣
责任校对 谭开晖

落华生新探

王 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 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中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13 千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305-03136-4/I·261

定价: 14.0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落华生新探》序

吴奔星

“五一”节这天早晨，天气骤然炎热起来。我正在翻阅台港朋友寄赠的书刊，忽听门铃响，原来是王盛教授带来了他用电脑打印的一叠书稿——《落华生新探》。“落华生”不是许地山的笔名吗？这是一本研究许地山的文集。顿时一股欣忭之情，犹如凉风拂面而来。

半个世纪以前，许地山（落华生）在“五四”文坛上是有相当知名度的。他曾与茅盾、郑振铎等12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并以独树一帜的散文、小说《空山灵雨》、《缀网劳蛛》等显示新文学的实绩。他是我国新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一位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人生派”作家；他的作品以异域情调、传奇色彩和禅宗哲理为特色，在当时曾吸引了不少青年读者。

许地山不仅是一位著名作家，还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研究宗教的学者。他留学过欧、美，考察过印

度，学贯中西，精通儒、释、道与梵文，涉历深广，学识渊博。30年代初，我在北京上大学时，曾有幸于1934年底在燕京大学听过他讲印度哲学和泰戈尔诗学，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内容已记不十分真切了，但他那娓娓动听的语言和微笑谦和的风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听说他去了香港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教授，以“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改造香港的殖民化的教育与文化。当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洪流，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帮助和保护过不少流亡香港的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我正在广西桂林，听到这一切，更增添了对他的崇敬之情。近些年来，我在与台、港文学界、学术界朋友交往过程中，还不时听到他们对于许先生的缅怀与称颂，可见许先生在海外影响之深！

至于许地山先生的正直无私、乐于奉献、淡泊名利、谦虚谨慎等高尚品格，更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他的“落花生精神”就高度概括了他的人生境界。

王盛教授从80年代起将近20年致力于许地山研究，出版过《许地山评传》，发起过许地山纪念活动，还撰写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资料，成绩斐然。特别是他在许地山夫人周俟松的关怀、支持下，刻苦钻研，踏踏实实，不急功近利，以“落花生精神”研究落华生，这种学风颇值得提倡。

他的这本《落华生新探》虽系单篇文章的结集，涉及问题似乎较多；但是明显地突出重点地呈现出如下三个特色：一是内容新意颇多。不少篇什都具有针对性，针对许地山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倾向与具体问题，既不拘于现成结论，又能吸取人之所长，发表了独到的新颖见解，有的还为以往未曾有过，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二是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著者

对于作家作品的评论，无论从正面抒发论点，还是从反面进行驳诘，均非架空立论、泛泛而谈，而是论证丰富、说理透辟、评价中肯，显示了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三是资料翔实。据著者自称，他在这方面进行过大量发掘、积累和整理功夫。这种占有材料、尊重事实地进行论述，难能可贵地体现了一种治学谨严的态度。而特别可贵的是，其中不少资料，为许地山夫人所提供，是在一般现代文学史中所难以见到的。仅凭此三点，我以为这本著作就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真正从研究中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至于该书文笔流畅，融可读性与学术性为一体，就无须赘言了。

许地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一位杰出的作家、学者，我们是不应忘记的，应该很好地继承他的思想、艺术遗产，学习、发扬他的爱国、民主和乐于为社会为人民作奉献的“落花生精神”。因此，王盛教授的著作的面世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科研 50 多年，深感现代文学如一个丰富多采、取之不尽的宝库。这本《落华生新探》便可以说是著者探宝所得。它既可弥补现代文学史的某些空白，又可推动许地山研究深入开展，给人以诸多有益的启示。祝王盛教授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多的新的成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开拓更多的新的领域！

1997 年 5 月 15 日

目 录

序	吴奔星 1
---------	-------

上 编

许地山笔下的东南亚风情	3
重评《空山灵雨》	15
再论春桃	31
怎样理解“落花生精神”？	45
——与何岫先生商榷	
谈《落花生》的朴素美	51
许地山籍贯考辨	56
关于《许地山、许南英与台湾》的几个问题	59
——与林青同志商榷	
旧话中的新意	62
——周作人《许地山的旧话》读后	
许地山—泰戈尔	70
许地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78
——纪念许地山先生逝世 50 周年	

下 编

许地山与他的父亲·····	105
“窥园先生”传奇·····	111
许地山与郑振铎·····	126
许地山与冰心·····	132
许地山与顾一樵·····	136
许地山与老舍·····	142
许地山与陈寅恪·····	146
新发现的许地山家书·····	150
许地山研究五十年·····	153
许地山在香港·····	179

附录

许地山年谱·····	186
许地山先生逝世 50 周年纪念专辑（选载） ·····	218
后记·····	282

上 编

许地山笔下的东南亚风情

胡愈之先生曾经有一段深情的回忆：“我对南洋第一次发生了兴味，是要感谢许地山先生的。这是在十六七年以前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正开始激荡，在当时的青年作家群中，许地山先生是以‘南洋作家’的动人姿态出现的。不但是《命命鸟》以及署名落华生的小品，使我领略到热带地方的风光，和迷人的南国的浪漫斯，而且在一个暑假中间，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和爱说爱笑的地山在一起。他的天真，他的热情，他的率直，他的对人生的热爱，是和生长在古老的国度的一些青年们，显然不同。我回忆着，由于当时和许地山先生的接触，南洋——这一个谜的地方——曾经有一时成为我的青年时代的憧憬之地。”^①

从以上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许地山是一位最早把笔触伸入东南亚地区的现代作家。1921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命

^① 胡愈之：《追念许地山先生》，1941年10月16日《笔谈》第4期。

命鸟》，即被人们称之为新文学第一篇充满“异域情调”的作品。尔后，他又接连创作出不少这样的小说和散文，如：《商人妇》、《缀网劳蛛》、《海角底孤星》、《醢酬天女》等，无一不展现东南亚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在文坛上引起热烈的反响。他的个人风格也因此特异地显露出来，有别于“文学研究会”的其他一些作家。沈从文曾形象地指出，许地山“用的是中国的乐器，奏出了异国的调子”。^①

许地山是台湾台南人，寄籍福建龙溪（漳州），自幼生活于粤闽地区。这里与东南亚的联系向来十分密切，风俗习惯也有若干相似之处。1913年，刚踏上社会的许地山，怀着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渴望，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决心离家去南洋谋生。他的父亲许南英是台湾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开明之士，竭力支持他去，还在《示四儿叔丑》一诗中激励他：“男儿志四方，何事困乡邑？”^②许地山于是来到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办的中华学校、共和学校里担任教员，前后生活了两年多。时间虽不算长，但对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使他领略了东南亚地区的奇异风光，接触了东南亚地区的民俗宗教，增添了他丰富的生活阅历，也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命命鸟》就是取材于他生活的城市里的真实事

① 沈从文：《论落华生》，1930年11月《读书月刊》第1卷第1期。

② 许南英：《窥园留草》，第153页，1933年北平和济书局印行。许地山乳名“叔丑”。

件^①：世家子弟加陵与俳优之女敏明相恋，由于门户不当、地位悬殊，而遭到封建家长的反对和阻挠，他们请来了蛊师沙龙暗中作祟，让女主人公进入幻境，从而看透了人生，决心以死来寻求解脱。男主人公执著于爱情，毅然为之殉情。于是这对青年男女在一个月明之夜，手牵手，肩并肩地走进了绿绮湖，“好象结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树林里萤火无千无万地闪来闪去，好象那世界底人物来赴他们底喜筵一样”。简直是一出凄迷惑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个发生于佛教之国的爱情悲剧，带有强烈的“涅槃归真”的宗教色彩，但却使人们看到封建观念、封建陋习的可鄙可憎，也看到这对青年对恋爱自由的热烈追求和“不自由，毋宁死”的巨大勇气。小说发表于“五四”时代，其反封建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与时代精神是合拍的。

如果说《命命鸟》写的是东南亚本土人的生活与爱情，那么，《商人妇》则写的一个叫惜官的中国妇女流落异国他乡的痛苦经历：

十年前，惜官省吃俭用凑足路费送丈夫去南洋谋生，十年后，又千里迢迢地到新加坡去寻找丈夫。谁知成了富商的丈夫不仅另有新欢，更丧尽天良地将她骗卖给一个印度商人作第六房小妾。从此她受尽了种种磨难，还生下个混血儿。又过了大约十年，直至印度商人死后方才逃出火坑，再次来到新加坡寻找丈夫，但是却打听不出下落，只得四处流浪。她悲戚地说道：“我已成为印度人了！”

小说展示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妇女被男子欺骗、遗

^① 师山：《岛上的悲风——悼吾友许地山先生》，1941年9月1日香港《宇宙风》122期。

弃，为命运播弄的不幸遭遇，激起人们深切的同情。可贵的是，作者写出了中国妇女坚忍的性格：尽管在生活的不断打击下，惜官产生了“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但她还是要“留着这条命往前瞧瞧我的命运到底是怎样的”！

而《缀网劳蛛》则是许地山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背景在马来半岛。写一个叫做尚洁的妇女，因为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为一个窃贼包扎伤口，竟被丈夫长孙可望猜疑、刺伤和逐出家门。小说表现了那个社会里夫权的至高无上，“公庭上没有女人说话的地位”。但是尚洁以“一种宗教底精神”对待一切，不怨不怒，坚强地忍耐下来，却又未失去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她独自来到海边棕林里生活，当了一个珠宝商的记室（秘书）。三年之后，长孙可望由于受到基督教的感召，终于忏悔了自己的过错，并将她接回家中。这时的尚洁也不惊不喜，表现得极其大度和宽容。许地山以自己对立身处世的理解，赋予尚洁以高尚、纯洁的品质和人格，表现了自己的人生观：人像蜘蛛一样，命运如同一个网，“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暗示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命运。但是他又说：“世间没有一个不破的网”，表明人生总难以避免这样或那样的灾难。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一方面只能够“听其自然”，另一方面则要“一步一步，慢慢补缀”。许地山的这种对于人生的看法，人们称之为“蜘蛛哲学”。它既有教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消极一面，但又有教人不断“缀网”、挣扎求生的积极一面，明显地打着“五四”时代的烙印。茅盾曾深刻指出，许地山的人生观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积极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退婴的意识（这是他创

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①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感到诧异和不解：何以东南亚风情竟能和“五四”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亦算一个特殊现象了。其实道理也颇简单，许地山是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该会于1921年1月成立时，提出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许地山就是一个热忱的倡导者和忠诚的实践者。他以一个觉醒青年的特有敏感，从他最为熟悉的东南亚生活中去发掘有关题材，生动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带有普遍性的人生问题，并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见解。同时，东南亚那段生活，对他实在是印象太深了，使他体会到，大海的另一边也和自己的祖国一样多灾多难，人世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家，既然反映社会人生是他神圣的职责，那就可不必受地域所限制。于是他敞开了博大的胸襟，去拥抱更广阔的生活，将笔触伸出了国界。所以他的作品不但为新文学在题材上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以其特殊的“异域情调”和浓厚的传奇色彩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创作经验和有益的启示。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三点：

1. “‘真’气扑鼻”。

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论者几乎众口一辞地称赞许地山是一位写作传奇故事的行家里手，这确实是不错的。他的“传奇性”几乎贯串于整个20年的创作生涯中，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浪漫主义的“风度”。但是应当看到，从创作伊始，

^①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他的作品就有着一副写实的“骨格”。^①他所构思的每一个故事，往往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作基础的；加上他学识丰富，对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均作过深入研究，所以尽管他不是东南亚作家，可是笔下的东南亚地方色彩、风土人情、民俗宗教都描写得十分真切。

例如《命命鸟》中的女主人公敏明，由于恋爱不自由，内心极为痛苦，在十分疲乏的情况下，专注于瑞大光塔顶的彩云，受到金塔光芒的强烈刺激，精神上逐渐出现催眠状态，仿佛自己就站在塔顶，听见护塔铃声叮铛作响。此时蛊师沙龙趁机“作法”，诱使她慢慢进入奇特的幻境，从而产生了厌世思想，向往“涅槃”。这一描写似乎不可思议，但却是真实的，是佛教盛行之处常见的迷信活动。20年后，许地山还在其学术专著《扶箕迷信底研究》中对此类现象作过科学的、令人信服的剖析。

又如许地山创作于1923年7月赴美留学途中的《海角底孤星》，叙述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发生于海船上的故事：三年前，“我”在海船上遇见一对新婚夫妇，他们要去槟榔屿附近一个新辟的小埠。三年后，“我”在船上又巧遇那个男子，但却见他带着一个咿呀学舌的女孩，他的妻子已在不久前去世了。此时，那男子也染得一身重病——系因为妻子之死“积哀所致”。船经马来海峡时，那男子不幸也离开了人间。船上的人为他举行了海葬，因他对于爱情的忠贞，而奉献自己的敬意。他，便是天涯海角间升起的一颗孤星。小说全篇笼罩着悲切动人的气氛，表达了“丧妻的悲哀是极神圣

^① 茅盾：《回忆录（二十八）·战斗的一九四一年》，《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的悲哀”的思想。特别是这篇作品与许地山的个人遭遇有密切的关系。许地山在1918年初与同乡人林月森结婚，年底生有一女。1920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便回福建家中接她进京。不料途经上海时，林月森忽得急病，猝然去世。许地山极为悲痛，曾写过不少作品缅怀自己的妻子，如小说《黄昏后》，散文《别话》、《七宝池上底乡思》等。《海角底孤星》与这些作品一样，生动迷人，感情真挚，人情美、人性美得到极其真切的表现，掩卷之后，仿佛那颗迷人的金星还在眼前不停地闪烁！

再如前述之《商人妇》中，那个印度商人把对婆罗门的施舍看作是“玷污了清真圣典”；那里的妇女在丈夫死后130天可以重新嫁人，这些无疑都是伊斯兰教特有的教规。在《缀网劳蛛》中，尚洁那样热心地去救治一个窃贼，则体现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和佛教的“大慈大悲”的宗旨。尚洁的不怨不怒、循乎自然，还渗透着中国儒道的“乐天知命”的传统精神。

由于许地山的这些作品题材与风格都相当独特，并非人人都熟悉了解，所以发表后常常引起热烈争鸣。如有一位评论家在读过《命命鸟》后，曾怀疑其真实性，认为作品中描写的是“在地方与时代的薄膜上现出的假象”，还断言其为“宗教小说”^①，但是很快就遭到反驳；不少读者撰文赞扬说，许地山的作品是“真的人的文学”，“对于时事很大胆地隐讽批评”^②，说它“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障蔽、冥漠无情，

① 成仿吾：《命命鸟的批评》，1923年5月1日《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

② 吴守中：《批评落华生的三篇创作》，《小说月报》13卷5号。